

《我的姐姐》虐哭上亿人： 张子枫的处境，揭示了二胎家庭的3个真相

文/Kris

来源: Kris 在路上

近期，电影《我的姐姐》上映。

里面有一句台词特别扎心：

“哦，姐姐，你去飞吧！放开我的手，就不会累了。”

这种既心酸又心疼的复杂情绪，一下子就戳中了所有父母的心。

《我的姐姐》是由金像奖最佳编剧游晓颖亲自操刀，“国民妹妹”张子枫主演，只不过这次，一直被照顾的妹妹变身为姐姐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。

安然和她弟弟，在传统重男轻女家庭中，是一对彼此嫌厌的姐弟俩。

一场意外，父母离世，年仅6岁的弟弟连同他的人生，都落在姐姐稚嫩的肩上。

如何不辜负自己，又不抛却亲情？

这份自我与责任的冲突，不仅在安然每个独自挣扎的光影里胶着，也贯穿着曾在亲情中面临抉择的你我。

更是每个二胎家庭里，父母绕不过去的命题。

对此，《我的姐姐》没有给出直接的最优解，但却以一段挫折与成长共存的陪伴，揭露了有关二胎家庭的3个真相。



扫一扫，分享美文

父母的偏爱， 是二胎家庭的灾难

飞来横祸，让原本完整的家庭支离破碎。作为彼此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安然和弟弟本该相依为命。

但两人起初的相处，并非人们所想的这样。安然视弟弟为累赘，到处给弟弟找领养的人家，弟弟则对姐姐管教各种不服。

看到姐姐复习功课，弟弟一脚把她的笔记本电脑踹开。

姐姐接自己放学回家，就是不想跟她走，差点让路人以为姐姐是人贩子。

闹得最凶的一次，安然甚至翻出房产证来宣示主权，让弟弟在家里规矩一点。

弟弟二话不说，一口唾沫吐在了姐姐的脸上。

这一切冲突，和父母在世时对弟弟的偏爱脱不了干系。

在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，一切都以年幼的儿子为中心。

但凡姐弟起了争执，不管是何缘由，安然永远是被动妥协的那一方。

久而久之，弟弟甚至会指着姐姐的鼻子大喊：“爸爸说了，这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我的，你必须听我的！”

一边是众星拱月的娇纵，一边是不被看见的委屈，堆积多年的矛盾，总有一触即发的时刻。

想起去年发生在日本大阪的一起家庭悲剧，24岁的姐姐因为情绪失控，亲手把只有3岁的弟弟活活踢死。

站在法庭上，姐姐泣不成声，因为是女孩又年龄最大，父母默认她就该承担一切。

不只是家务活，就连照顾弟弟的重担也压在她肩上，如果把弟弟惹哭了或父母不满意，就免不了被辱骂和毒打。

别人的童年都是和父母一起其乐融融，而作为姐姐，她最大的愿望却只是能安稳地一天吃三顿饭。

长幼之间的矛盾，错往往不在孩子，而在于他们平时被对待的方式。

谁都渴望被平等对待，父母的爱长期失衡，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。

著名心理治疗师苏珊曾说：

“明智、成熟的父母会考虑到家庭中每位成员的感受和需求。”

忽略一方感受，不讲原则的偏爱，只会让嫌隙更深——

被偏爱的有恃无恐，被妥协的委屈怨恨。

只有在平等互爱的环境里相处，两个孩子才能慢慢一起面对人情冷暖、世间悲欢。

被爱的老大， 才有爱老二的的能力

就像影片里姑姑对安然说的那样：

“我是姐姐，从出生那一刻开始，一直都是。”

每个女孩都曾是家里的唯一，而当弟弟或妹妹降生后，她们就被冠上了统一的名字——姐姐。

所有人都说“长姐如母”，姐姐就应该担

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，却忘了她们也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

安然在医院里有稳定的工作，可为了弟弟，生活变得晨昏颠倒；

安然想要考研去北京，可为了弟弟，人生的梦想只能一再搁浅；

安然有彼此相爱的男友，同样因为弟弟，当男友父母谈起孩子的事情时，她只能默默松开男友的手。

终于，无法忍受这一切的安然找到撞死父母的肇事司机，声嘶力竭地质问：

“他爸妈死了，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责任，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做错！”

世人都觉得姐姐本应如此，但其实姐姐看似坚强的外壳之下，藏着一颗摇摇欲坠的心。

她也是一个需要被爱的孩子。

别人总要求大宝“无条件”包容、爱护二宝，却常常忘了给予大宝必要的关注与爱。

我曾看过一期关于二胎的节目《大智与小聪》，它说出无数“老大”的心声：

孩子抱怨弟弟弄坏了心爱的玩具，满腔委屈却换来一阵痛骂，“他比你小，你不知道让着他吗？”

孩子在学校等了2个小时，终于忍不住给妈妈打电话，结果妈妈冷冷地说，你自己回来吧。

孩子高兴地向妈妈说自己考了第一名，妈妈看也没看一眼就说，那还不快点去辅导弟弟功课？

热门评论里有一句话：我的父母好像会选择性失明，选择性看不见我。

真扎心啊。

所有剥夺孩子自我的家庭，只会加剧Ta的怨愤，而不会增加Ta的爱与责任。

当一个孩子懂得关爱和照顾比自己小的生命时，不是因为Ta处于老大的位置，而是因为Ta作为自己，也在被这个世界深深爱着。

当姐姐、哥哥的身份成了一种枷锁，大宝又怎能主动去爱弟弟妹妹？

爱是一种流动的能量，遵循着守恒定律。

如果你觉得孩子不够爱弟弟或妹妹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能。

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的爱，本身就不多。

两个孩子的成长 不靠迁就，靠成就

安然是不幸的，刚刚成年便失去双亲的依靠，一个人被迫扛下所有。

在那段与命运硬碰硬的时光里，安然只想拼命攒钱去北京，逃离这个家，躲避这一切。

但其实身边真的有人在爱她，而她也因为这个爱，慢慢变得柔软。

男友的不离不弃，舅舅的时刻支持，即使一直以亲情名义绑架她的姑姑，也最终对她多了一份理解。

最让她感到欣慰的，是弟弟不再将她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。

当她背着弟弟回家，弟弟轻轻靠在她肩上，在她耳畔说：“你跟妈妈一个味道。”

当弟弟摸着她疲倦的脸庞，关切地问她：“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去北京？”

安然终于从这段充满责任与牺牲的关系里，打捞起了血浓于水的亲情。

诚然，她的生活不是只有弟弟一人，但她却可以和弟弟一起，去收获共同对抗命运的力量。

一位网友评论《我的姐姐》：

“很高兴这是一个姐姐勇敢做自己，而不是被弟弟拖累一生的故事。”

诚然，对于二胎家庭的父母而言，孕育第二个生命的初衷，都是希望孩子将来能在这浮沉不定的世界，拥有一份与岁月等长的亲情。

但往往事与愿违，生活中，我们常看到有那么一批父母，在两个孩子之间做取舍，要求一方牺牲自己的生活，去成就另一方的生活。

心理学家劳伦斯·科恩说：

“孩子需要关爱和照顾，就像一个杯子需要不断蓄水。”

让一个人去兼顾两个人的人生是不现实的。

只有懂得培养弟弟或妹妹的感恩之情，不再把姐姐的付出视作理所当然，爱与被爱才同样让人成长。

影片外，饰演安然的张子枫说：“原来我只希望安然能做一个快乐的女孩，不必经受这一切。但经历了这么多后，这些好的和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，也许都是一种好的。”

从挫折中收获美好是幸福的，但对于一个二胎家庭来说，这背后离不开爱的土壤与浇灌。

有人说：“父母能留给孩子的最大财富，不是金钱，不是房子，而是亲情。”

但《我的姐姐》告诉我们：只有双向奔赴的爱，才有彼此靠近的心。

这种双向奔赴，不仅仅是指老大和老二，也在说父母和孩子。

毕竟，让孩子在不被偏爱，不被苛责的环境中长大，收获共同对抗世界的力量，才是养育第二个生命的最大意义。



电影《我的姐姐》海报。

Kris (K叔)《引爆自律力》作者，会计学博士在读，行动服务平台「一行 DoMore」创始人。